

报志愿到底该听谁的？

朝阳

本周起，各地高考成绩开始陆续公布，考生将面临人生的关键选择：报志愿。报哪个学校还算好说，想去哪个城市念书，对着一分一段名次表，按照往年录取名次预估即可，但究竟选什么专业，却是个大问题，毕竟，本科招生专业有500多个，别说埋头学习3年不问世事的考生，就连中学老师和学生家长，也是“两眼一摸黑”，未必能说清每个专业是什么情况。

去不去远方，到底学什么专业，并不是每个家庭里，家长和孩子都能够统一意见。也正因如此，如今市面上有了志愿辅导机构，号称专家指点，几千元到万元不等，比考前辅导班还贵。

那么，报志愿到底该听谁的，是刚刚步入成年门槛的考生，还是家长和所谓专家？

搞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个念了大学以后的较普遍情况，有教育机构统计发现，3成的大学生不满意自己所学专业，尽管这个专业是当年自己亲手填上去的，不管填报时到底谁的意见占了上风。

事实上，尽管本科毕业后的择业是双向选择，诚然毕业后还可以继续深造，但是，专业选择，依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4年后乃至七八年后择业范围。这是因为，一方面，各高校转专业门槛甚高，另一方面，不同专业之间知识结构不同，想转行不容易，理转文尚可，文转理则甚难，更何况一些特定专业，在学习过程中附带了职业资格，举个例子，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去爬格子，但若是中文字专业毕业生，想上手术台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选择志愿之前，不如先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从事相应职业，特别是某个专业的“保底职业”，高中毕业生不妨趁着放假，去了解这些职业，也去了解社会。毕竟，很多时候，出了校门，也要从基层做起。

换言之，报志愿的迷茫、进了校门不满足专业，这两类现象的背后，是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缺失。家长和老师更关注孩子考到多少分，过于侧重学科教育的同时，却忽视了引导孩子去思考，他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埋怨“弱科”分数上不去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发掘孩子的长处所在，每个人本来特长就不同，这恰恰会让他们在不同职业道路上有迥异发展。这就好比人们关心高分考生得了多少分，来自于哪个中学，最终去了哪所大学，却不管他们选择了什么专业，为何这样选择，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实，不论学什么专业，不论学多少年，以什么样的学位最终离开校园，大家最终都将步入职场，成为社会上的劳动者。与其填报前患得患失，入学后自怨自艾，不如寻找自己真正的擅长之处和潜力所在，并且认清一个道理，只要肯学习，肯付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一社区一法律顾问”为基层“定纷止争”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大千)“王律师，我儿子打工受伤了，对方一直不赔医药费，请你帮我出个主意。”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延辉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作为西宁市湟源县城关镇东庄村的法律顾问，他每个月定期到村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同时，承担协助村两委班子起草村规民约，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法治宣讲等工作。

记者从青海省司法厅了解到，自2015年启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以来，青海目前已有一千人担任村、社法律顾问，他们发挥法律服务队伍的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法律资源整合和重心下移，有效增强了基层组织成员和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青海省司法厅副厅长刘伯林介绍，青海各级司法部门前期调研发现，农村牧区法律资源相对稀缺，许多矛盾纠纷单靠政府主导解决往往难以及时有效兼顾，应对不及时甚至会引发突发事件，而法律顾问有其职业优势和专业知识，他们长期面向基层以中立的第三方及时介入、主动参与具体工作，能够协助党委政府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手语和盲文图标于下月实施

本报讯 (记者王瑜)6月21日，中国残联会同教育部在京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意，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将于2018年7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手语和盲文都有了国家标准”。

据介绍，《国家通用常用手语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是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和《国家语言文字“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服务特殊人群语言文字需求的重要语言文字规范。我国有3000多万听力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手语和盲文是他们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学习作为提升素质突破口

本报讯 “请点到名字的员工上台领取赠书……”这是中铁上海工程局市政公司新沂金唐新城安置房PPP项目部近日举办“书香市政”活动的缩影。

从对来未来满怀憧憬到一度在施工现场无所适从，再到手握卷尺、水平仪等设备进行精细测量。“他们就是新沂安置房PPP项目部的‘青年军’们，平均不到27岁。为了让青年员工进一步增强自身文化素质，提升实际执行能力，公司把突破口放到了读书学习上，推动书香品牌文化建设，鼓励员工在施工建设之余多读书读好书。”(汪鑫)

乐清发挥上市公司示范作用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乐清市实施“龙头领航”工程，通过建强一批基层堡垒、出台一批规范标准、培育一批红色群体、实施一批领航计划、提升一批示范品牌等“五个一批”行动，为该市上市公司党建工作添柴加薪。

此外，该市还注重发挥上市公司在提升党建工作、吸引集聚人才、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实施党建领航项目、精英领航项目、反哺领航项目等一批领航项目，带动其他企业和党组织共同助力发展，在全市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李金见 汤朋)

38年前，全家粮票不够吃的刘桂仙，买了4张旧桌子，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餐饮业个体户

“我们不是生意人，是手艺人”

本报记者 兰德华

38年前，北京夫妻郭培基和刘桂仙，去街道办事处递交了一个申请，上面写着“申请开餐馆”，申请开餐馆的原因是，全家五个孩子，粮票不够吃。当时没有人知道，私人开餐馆，能否通过审批，即便餐馆开业了，也没人能肯定，餐馆能被允许经营多久，甚至连店门送来书法作品的人，都不敢落款写下名字。

38年后，改革开放后第一家餐饮业个体户“悦宾饭店”，招牌依然挂在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门庭若市，经营者是郭家第三代人。在郭家“吃螃蟹”之后，有成百上千万人申请到了自己的营业执照，开始了创业路，截至去年底，我国有个体工商户6579.4万户。

不敢落款的“尝尝看”

浅黄色的木桌椅，老式的吧台上除了电脑还摆着一个算盘，店内装饰简约而干净。迄今，饭馆墙壁上挂着一个裱起来的镜框，上书三个大字“尝尝看”，当年的赠字者，只落款了时间，却不敢留下名字。

周末上午十点半，一位食客拎着一瓶二锅头，来到悦宾饭店：“特意来吃他家蒜泥肘子的，好多年了。”还有半个小时才营业，不大的店内，已坐满客人。有老街坊，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店外古铜色的招牌上写着：中国个体第一家。

饭店的创始人郭培基年轻时曾在北京饭店上班，一手好厨艺。没有正式工作的妻子刘桂仙曾为了养家糊口四处打零工。后来，因为厨艺出众，刘桂仙到了一位首长家做饭，首长夫人经常在家宴请，聊天之间，夫人们谈及国外有很多餐馆，但做的饭都是西餐的味儿，回来要吃刘桂仙做的饭菜，吃顿饱饭。“小刘，你要是在英国开个饭馆，肯定火！”“还去什么英国，在北京开也能火！”

刘桂仙本以为是老太太们间的说笑，并没放在心上，后来在大家的再三鼓励下，她动了心，拿着一份写着“申请开饭馆”的简单申请，跑到街道办盖章，开始了筹备工作。郭家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光靠夫妇二人上班的粮票根本不够吃，当时大量知青返城，工作也不好找，郭家成年孩子中，有的待业在家。

几经周折，妻子刘桂仙拿到了北京个体餐饮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夫妇二人到皇城根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改造了房间和厨房。1980年9月30

日，悦宾饭馆开张了。当天，吃饭的人排队排到了胡同口，他们赚了38元，比郭培基一个月工资还多，孩子们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

就在饭馆开张前一个月，《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个体户也是劳动者

“当时奶奶开餐馆的梦想，就是能给一大家人每人买一套棉被。”郭华说。如今，郭培基和刘桂仙的后代生活都富裕了，买了房子。几个孙子孙女中，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4个出国留学，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新西兰。曾孙辈中，也有4个孩子出生。郭家如今四世同堂。

这一切，都来自不易。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习惯了“大锅饭”，如今有人开私人餐馆，这成了大新闻。“排队的人群里有来尝手艺的，有前来观望的，也有记者。”从小在饭店长大的郭华，后来听奶奶刘桂仙回忆说。

早在开业前，“有人要开餐馆”的消息就传开了。曾有记者在胡同口拦住下班后的郭培基：“你是郭培基吗？”郭培基低着头赶紧走开：“我不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和妻子刘桂仙心里也没底。

饭馆开业了，不同的声音来了，曾有报纸刊文说，“私人开买卖，不伦不类”。“那段时间，爷爷下班进了胡同，就低着头推着自行车走，生怕有动静。”郭华说，她听老人们回忆，那时候家人常被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当时，郭家不敢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员工，店里所有的伙计，都是郭家的亲戚。

风言风语还不止这些，当时北京很少有私营饭店，开张后很多大使馆外宾常来这里吃饭。“有一位邻居曾直接指着我奶奶说，‘你就是一女特务，要不你们家怎么有那么多外国人’。”郭华说，那时候，即使是北京，国际化程度和今日也无法同日而语。

迫于压力，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二人曾一度将餐馆关停。第二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到刘桂仙家拜年，这给他们夫妻，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个体户们，吃了定心丸。当年10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个体户是劳动者”这一定义，让个体户有了身份，也让郭培基最终放开手脚去干。在悦宾之后，个

体餐馆、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悦宾饭店的营业额越来越高，几年后，郭家就成了当时风华的“万元户”。

1983年，悦宾餐馆第一次聘用了家庭之外的员工，郭华的母亲张学兰，在1985年被餐厅聘用，后来成了郭家的四儿媳妇。1992年，刘桂仙在“悦宾”几十米处又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

餐饮市场规模

1978年

54.8亿元

2017年

39644亿元

全国餐饮业营业网点

1978年

不足12万个

全国餐饮企业

截至2017年

达465.4万个

制图 肖婕妤 赵琛 曹胡

第一是新鲜，第二是一定要做到最好。”郭华说，饭馆成立之初，刘桂仙对食材的选择就非常严格。郭华四十五岁的时候，奶奶带着她到鸭厂里一只一只地挑鸭子。“只挑那些看起来机灵的鸭子，新鲜。”当年为了寻找新鲜食材，刘桂仙也曾带着郭华早上5点起床赶头一班火车，去河北省的农贸市场采购。

如今，北京的农贸市场已经非常发达，尽管不用再跑到河北，但负责采购的郭华和母亲张学兰，依然保持着奶奶当年选食材的标准。“老人们曾说，我们家就为了维持现状，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原来就不太理解这句话，现在长大了才懂了。”鸡蛋摊皮、切丝、手卷……仅仅一道简单的“五丝桶”，要用十三道工序，五六个人配合。对食材的要求没变，做菜的工序也没变。

“这么多年，还是儿时的味道。”每当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顾客再次品尝店里的菜，说出这句话时，郭华都覺得，这是对她和家人最高的褒奖。

有一次电视台到店里采访，需要找一位年长的老顾客。一位30岁左右的男顾客主动要求采访他：“我就是老顾客，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来这里吃饭，现在孩子都四岁了，也经常带她来。”对于胡同里长大的老顾客来说，不管搬家多远，回来尝尝，悦宾还是儿时的味道。

保持某种不变，不是拒绝进步。郭华和家人最近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会将店里的菜品同胡同文化结合到一起，吃饭的同时也了解胡同文化，让大在用餐过程中，能体会到回味与记忆。”



“细胞工厂”给贫困户开出“止贫方”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继伟)“以前真困难，看不到希望。”河北临西县西马鸣堂村贫困户孙秀霞说，丈夫因小脑萎缩卧床8年有余，儿子先天性聋哑，女儿上小学，全家靠她一个人艰难支撑。

转机发生在今年初。该县临西镇把邢台绅尚服饰有限公司引到村里，考虑到孙秀霞家有病人难出门，让她把缝纫机搬到家中，建起家庭“细胞工厂”。孙秀霞说：“工厂开进村，机器搬进家，照顾病人、挣钱，送孩子上学三不耽误。”如今，孙秀霞家月入2400多元。

“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户是扶贫攻坚中要啃的‘硬骨头’，如何让守护病人的家属‘解放’出来，保障贫困户不掉队？”临西县委副书记韩建敏表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需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中，从“输血式服务”向“造血式发展”转变，临西县启动了“1+5”帮扶模式：一个村至少引进一家工厂，每个工厂至少帮扶5个病残贫困户；对自身残疾不方便出门的，采取送原材料、送技术、送工资、收成品“三送一收”贴身服务，将“生产车间”转移到贫困户家中，病残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挣钱。

“‘细胞工厂’的推广，渗透到了最基层的贫困家庭中，撬开了新门路，扶起了病残贫困户的脱贫志气和致富信心。”临西镇党委书记赵军说道。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本报记者 赵昂

6月16日，国产动画电影《吃货宇宙》上映，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仅凭海外预告片和国际版海报，就在多个国际市场上打破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海外预售纪录。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部电影评价颇高的电影，主要制作地点是在一片厂房内，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唐闸街道的“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也被世界称为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

“一片白纸”上的工业化

在唐闸印象展览馆里，屏幕上播放着老居民高荣华讲述昔日的工房生活，这里的工房，原为工厂所配建，已有百年历史。唐闸原名唐家闸，1895年张謇创办实业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棉花田。之所以选址这里创办大生纱厂，除了因为当地产棉花，农家有纺纱织布的传统外，当地的港闸河可以直通长江边的天生港码头，交通便利，更为关键的是，这里当时是“一片白纸”，距离南通城约6公里不远不近，地价便宜，可以尽情规划，也不会破坏原有古城风貌。

唐闸开建20多年后，外国人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镇。毕业于神户商业学校的日本人上冢司奉命调查华南经济，在报告中他这样写道，“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今年年初，大生纱厂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据《南通县图志》所载，在上冢司调查之时，唐闸人口接近5万人，整个运河边工厂林立，当时的世界地图上，许多中国大城市尚且没有，但“唐家闸”的名字却被标出。

与其它近代工业城镇多依托于外商投资或租界

“这些创意企业，就在这里一天天孵化长大”

从“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再出发

形成不同，唐闸镇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工业城镇，“唐闸”是中国人在近代民族危亡之际不甘屈服，由工业化而城市化，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发展的特例，最终促成了一个基于传统与现代、由封闭的封建府州县城到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区域绿色空间的有机过渡与转型，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富有诗意的早期现代化模式。”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建筑与景观规划博士、南通大学建筑系工程学院副教授邵耀辉说。

2002年7月，两院院士、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家、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提出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唐闸也被称为“中国工业遗存第一镇”。之所以形成“第一城”而非仅仅只是“厂”，是因为张謇在此投资兴建的不只是工厂，还有包括工房在内的若干工人居住区，以及大量当时首创的民生配套设施，他在“一片白纸”上，有规划地以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建起一座“模范城”。

规划布局于当下仍有意义

就在国产动画电影《吃货宇宙》上映前一天，《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专题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这一展览由首都博物馆和南通博物苑合办，南通博物苑，也是中国第一家博物馆。

“一个世纪前这里就有养老院了？”参观者们啧啧称奇。“感觉100年前这些工厂，就像我年轻时候一样，从幼儿园到医院，什么都有。”今年62岁的国企退休职工周先生说。

在南通博物苑里，陈列着许多老照片和老物件，从这个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展示的照片里，人们还能

看到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现代戏剧学校、全国最早的幼稚园的往昔景象……在1920年，工业化之前现代教育基本为零的南通，有350所初等小学和60所高级小学，并且有从幼稚园到大学，覆盖医科、农科、师范和工科的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体系，使得当地配套的警务、邮政、图书馆、医院、影剧院、园林等建筑，基本由本地学校培养的人才设计建造，也由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进行运转。